

● 杨森 著

「转瞬即逝」

河南人民出版社

转瞬 即逝

● 杨森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瞬即逝 / 杨森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 - 7 - 215 - 07889 - 5

I. ①转… II. ①杨… III. ①法治 - 中国 - 文集
IV. ①D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682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8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数 400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自序

每一起犯罪案件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尽管每个故事的情节各不相同,但都渗出沉重;每一位检察官都是一本书,尽管每部书的内容各异,但多透出悲壮。

再沉重的故事,无论是怎样的跌宕起伏抑或平凡简短,在共和国法治进程中都不过是一个个短暂的瞬间;再悲壮的人生,无论是怎样的浓墨重彩抑或轻描淡写,在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都不过是流星般一闪而过。

然而,历史长河正是由这样一个个瞬间汇集成水滴、浪花,以致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历史画卷正是由这样一笔笔描绘聚拢起树木、森林,以致千山万壑、波瀾壮阔。

庆幸的是,我曾经历并记录了这样几个法治的瞬间。

楊森

辛卯年冬月于三门峡

目 录

卷一 那些案

无人作证	3
春月,秋叶飘落	59
终有强龙伏恶虎	95
弯弓·遗鏃·风	129
铁证合围	141
十日较量	165
巨蠹末路	170
突破“金刚”防线	177

卷二 那些人

多情男儿无情汉	189
狂飙为我落峭函	195

无字碑	202
检察长的人生“作品”	207
“硬骨头”杨振岭	213
生命之光	226

卷三 那些事

金城血案	239
男人的堕落	246
董黑法,你听我说	250
天职	254
红旗帜飘起来	262
不信清风唤不回 ——河南检察机关“打假”战役回眸录	270

卷四 那段情

天蓝蓝 海蓝蓝 ——来自南中国海的呼唤	285
默默送你远行	298
香草 ——同学讲述的故事	305
不说寂寞	314
后 记	318

卷一 那些案

无人作证^①

楔 子

那个时刻,承办朱国池杀人案的检察、公安、审判环节的负责人宋检察官、秦警官、茹法官正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沮丧情绪生成的氛围里挣扎。

静静喝水,默默抽烟,没有人说一句话。

往常这时候本该是举杯庆贺的时刻,然而今天上午,故意杀人犯朱国池把他们的庆贺计划打得粉碎——最终朱国池也未能被押赴刑场,他把镣铐抖得山响,仰天长笑返回了死牢。这对于此案的承办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战败的记录。

耻辱贴在每个人脸上。

“啪!”秦警官摔掉了手中的茶杯,掏出手机,用近乎吼叫的声音下达命令:追捕2号、3号请注意,无论你们有千种困难、万般劳累,10

① 本文部分章节先后发表在《方圆》1995年第6期,原题为《日光弥漫》;《中州检察》1995年第3期、第4期,原题为《死到临头》、《拒绝刑场》。该文获《方圆》1995年散文类年度二等奖。

天内必须查清事实真相,决不允许有半点拖延。否则群众不允许,法律不允许,自己的良心也不允许!

我们从酒店出来时,天已黑透,满天繁星。山区的夜总是流动着一种特别的浓情蜜意,但今夜,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秋夜那种缠绵思绪了。

路上我靠近宋检察官问道:“头儿,朱国池真的能拒绝末日?”

宋检察官脚步显然顿了一下,但又立即恢复正常。

我说:“如果朱国池够不成死罪,判不了极刑,将来追究起来,你我将首当其冲。”

宋检察官停住脚步,缓缓地说:“直觉告诉我,我们办案之初的判断没有错,我给你说。”

宋检察官名叫宋海军,三门峡市检察院办公室主任,我的顶头上司。说话时的口头禅是爱在每句话的结尾带四个字“我给你说”,而且越是紧张的时候带的越多。

“那你对今天朱国池死里逃生怎样解释?”我紧追不舍。

“你去想吧,我给你说。”宋检察官语气中透出明显的愠怒。

我把全案想了一夜。

第一章 法网,百疏一密

朱国池杀人的消息是随着猴年麦收的镰声一起在寺院塬上悄悄传开的。

传疯了的那几天,有村民从村外的旷野深沟里捡到一张不该废弃的半新镢头,还有人从村头的胡同口捡到一床村里人极其陌生的黄军被。这些东西都被“有福者”塞金掖银般偷偷带回家悄悄享用。

弥漫在寺院塬上空并非都是淳朴民风的氤氲，浓如层层雾霭包裹着这个镶嵌在河南省陕县东南千沟万壑中的小村和小村里发生着的喜怒哀乐。

那些日子里，朱国池终日搂着比他小 18 岁的霞姑娘，在一方僻静的地坑院里卿卿我我，颠鸾倒凤。

也是那个时节，在陕西省西安市，中年女教师关改英正忍痛离开她深爱的岗位，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星火路小学的大门。望着成百上千名渴求知识的学生，像母亲望着嗷嗷待哺的婴儿，关改英泪如泉涌。她把 14 岁的独生子李明托付给邻居，揣上家中仅有的积蓄，疯一般冲出西安，开始了满世界寻找突然失踪丈夫的痛苦历程，她早已干涸的眼池里又漂出一汪凄惶。

就在朱国池对生活又充满无限希望和关改英对丈夫失踪完全失望的当口儿，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三位检察官神情肃穆地闯上了寺院村头那条让他们记忆一辈子的小路。

这时候，已是初冬，霜风吹舞着萧萧落木，偶有几片枯叶旋地而起，如纸钱般纷纷扬扬，弥空飘零。

我和检察官宋海军、赵轶榜带着有检察长批示的举报信踏上寺院塬的这天，天地庄严凝重。这是西安事变发生 56 年后的第二天，星期日。天阴着，云层浑厚，天光昏暗，西北风在高压线间上呼下叫，又一阵一阵俯冲下来，扎在脸上麻麻作痛。往年这个季节该落场大雪或小雪，今年入冬以来既无大雪，也无小雪，干燥的寒冷使人动辄肝火上升，坐卧不安。本想借难得的办案机会到旷野舒缓一下在办公室绷紧了一年的神经，谁曾想，一踏上寺院塬，心境竟如眼前的场景，一派荒凉。

尤其是走在这条濒于陡崖的小路上，心也陡崖般突然悬落无定。

陡崖边缘一丛丛萎萎枯草，间或探出几根歪长的生满硕大“瘤

子”的朽木；一孔坍塌的破窑洞突兀地从草丛和枝梢里裸出丑陋；深润的上空偶有一只秃鹰在寒天里盘旋，涧底淌着苍白的水。唯有小路右侧一方平整的田畦上，夹在土缝里的麦苗露出些绿色，才让人感到一丝生机，一丝在寒风里瑟瑟发抖、苦苦挣扎的生机。这一派荒凉仿佛藏匿着一种无法理解而又令人悚然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当时谁也说不清。

就在我们对这种无法理解又令人悚然的东西反复猜度时，一方苹果园逼近眼前。

苹果园中的果树看起来已有五六年树龄，苹果园里有一位高大魁梧的村民正拄着铁锹，痴痴地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而不断地移动着视线。

我们装作没看见，直到逼近他眼前，才和蔼地与他接上目光。

“老乡，忙着呢？”

“嗯哪……”

老乡的平头上毛发粗硬，宛若他涂抹油墨般的胡须。

“想打听一个人，不知老乡认不认识？”

铁榜是标准的地方口音，由他问路具有使对方迅速缩短心理距离、消除陌生感的特殊功效。

“嗯哪……”

老乡抽出垫在铁锹把与下颌间的双手，搓了搓装进裤袋，又极快地缩回一只手扶着锄头。眼神无力又飘忽不定。

“朱国池你认识吗？”

我们三人几乎同时捕捉住了老乡听到“朱国池”这个名字时眼底掠过的一丝惊慌。

老乡说：“找他有事吗？”我和宋海军几乎是同时应了一声。宋海军说：“是生意上的事。”我说：“是有笔生意。”

许是这一巧合消除了拘束,对方眼底那丝惊慌渐渐隐去。

“问对人啦,我就是朱国池。有啥生意快进屋里暖和暖和再说吧。”

一股淳厚的热情在朱国池宽大的脸庞上洋溢着。

望着朱国池的一脸淳厚,我对宋海军耳语道:“我觉得他不像杀人犯。”宋海军未置可否,一直保持沉默。当时我看着宋海军满脸的冷峻,不禁握紧了装在大衣口袋里的那封举报信。

举报信是昨天下午垂暮时收到的。信中说朱国池可能杀人抢车。理由有三:一是1992年4月,朱国池沿途变卖他开着的一辆加长东风汽车。后来此车卖给了曲村卢世让。现车牌号40—02542,原是张汴乡鞭炮厂已报废的汽车牌照。基于此判断,此车来路不明。二是朱国池在今年4月以前,欠账万元连家都不敢归。今春以后突然花钱如流水,欠款还清了,给母亲看病花了几千元,又用1万余元从县东引来一个19岁的霞姑娘,添置了一套像样的家具。朱国池钱从何来?三是朱国池一直十分关注这辆车,11月21日听说卢世让开车出了事,第二天就找到卢世让,动员其赶快把车卖掉,他是怕调查交通事故时查到他的头上来。24日卢世让便匆匆将车卖给了大营乡官庄村高小狗。如今,高小狗已将驾驶室改装成带卧铺的,现在车就停放在三门峡西站东风旅社院内,请速去调查,越晚难度就越大。

信是匿名信。从邮戳看,信是昨天从三门峡市区寄出,当天晚些时候就到了检察院。副检察长严长亭看完宋海军递上的这封信,分析道:首先可以肯定这封信发自偏僻山区。理由就是写在信封上“检察院监督处收”这几个字上,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但并没有监督处。基于此,我认为这封信的可靠程度比较高。穷乡僻壤的农民要告状无外乎两条:一是被人逼得死不了又活不成走投无路时,二是无意间知道了一桩罪不可赦的案件,不说

出来良心受煎熬。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农民才可能冲破数千年来遗传下来的“冤死不告状”陈旧思想的禁锢，毅然求助于法律。当然，个人复仇者除外。严长亭说完在举报信的抬头处批示道：“材料反映的情况很有价值，组织速查。严长亭。12.12。”

宋海军接过检察长的批示如同6年前任东海舰队航空兵某部副参谋长时从司令员手中接过一道战斗命令。他站起来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玻璃窗外的周末黄昏，那个时刻，一抹朦胧的金黄色光芒正飘在黄河彼岸西边的天空，渐渐地有流水般的淡云将那辉煌的金黄色撕出许多残缺。

久久望着窗外的暮色，宋海军自言自语道：“又到年终，各业务处都忙得一塌糊涂，抽人何易？干脆，明天我带‘两支笔’去吧。”“两支笔”是检察院干警对铁榜和我的昵称。

我们三人天亮出发，赶到东风旅社时，有七八个人正围着一辆新喷漆的汽车品头论足。一个牙齿黑得就像没有牙似的小伙子坐在驾驶室里，喜滋滋地听着发动机欢快的声音，倾听的动作十分夸张。

“高小狗？”

我问话时其实不知道谁是高小狗，甚至不清楚他们中间有没有高小狗。因为院里停满了汽车，找不到举报信中所说的那个车牌号，便怀疑这辆没挂牌照的汽车是否也来路不明。

“谁叫高小狗呢？我就是。”

驾驶室里那个黑牙齿的小伙子探出头看着我。

宋海军说：“想乘你这车去找一趟卢世让，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找卢世让什么事想必你一看我们的工作证就明白了，我给你说。”

实际上高小狗没看我们的证件就一眼看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把以后的走向也猜出个大概。

瞬间的犹豫之后，高小狗便机警地把成十双惶恐未定的眼睛迅

速地扔在了车后。

他是不愿在同行们面前丢脸的。

卢世让家住张汴乡曲村,距离三门峡西站 10 公里。

颠簸 10 公里山路到曲村时,卢世让正在家调试新买的收录机。卢世让 40 来岁,传统的绿军装蓝裤子。近了,才看清他其实长得很委屈,眉眼均处于无时不在的谦虚和忏悔状态。看他不像看一幅国画那么需要想象力,看他如读一篇新闻报道,既实在又明了。猛看他的五官分布杂乱无章,仔细分析倒还别扭得认认真真。这是一张最不讨人喜欢最难以让人产生信任感的脸,看熟了这张仔细分析倒还认真的脸也许并不觉得十分可恶,但当以后案件的发展充分验证了这张杂乱无章的脸正是卢世让心灵和行动写照的时候,你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再看到这张脸的欲望。

“卢世让?”

“是。”

“认识朱国池吗?”

“嗯哪。”

“上车吧,带我们去找朱国池。”

“我不……”

“没有不敢不行不中,我给你说,上车!”

卢世让惊恐地钻进卡车驾驶室,蜷缩在卧铺角落。

车到寺院村,卢世让隔着车玻璃指了指那条小路说:“沿那条小路径直走过去,就是朱国池的家。你们去我可不敢去,他若知道是我引你们来,以后非杀了我不可。”

“如果朱国池真的杀了人,那么从今天起,他不会再有杀你的机会,你信不信?”轱辘揶揄道。

卢世让艰难地笑了笑,委屈相更加突出。

“不勉强他了，我给你说，我们走吧。”

宋海军投去鄙弃的一眼，大步向小路冲去。

不成想小路没走一半就撞上了朱国池。

朱国池带着我们绕过苹果园，穿过一条狭长的隧道，露出一方灰色的天。

这是豫西地区特有的地坑院。平地挖出10米见方、五六米深的土坑，一面是通向地面的隧道，其余三面分别是一孔或者两孔窑洞，窑洞之间有几棵未成年的杂树在寒风中点头哈腰。地坑院的天色无精打采。

朱国池掀开朝阳的一张五彩缤纷的花布棉门帘，一边让进，一边朝窑洞内喊：“霞，快起来烧点水，把被窝叠整齐。”说着又回头对我们一阵苦笑：“屋里人身子差，整天就是睡觉。”

事后我们从卢世让嘴里听说霞姑娘前不久不知什么原因流产了，把朱国池心疼得夜夜睡不着觉。

坐定，宋海军挥挥手说：“别忙乎了，我跟你说了，也许我们马上就走了。”

朱国池一脸激动：“这是咋说的，生意还没……”说了半截停住了，他拧死话头的原因是看到铁榜掏出了一个印有国徽的棕色证件。这种印有国徽的棕色证件6年前朱国池曾见到过。6年前他同姐夫和弟弟做的那件事给以后的日子留下了并不美好的回忆。

铁榜正色道：“我们是三门峡市检察院的，今天来找你是想了解一下车的事。”

铁榜把话说到这儿停住了，他有意给朱国池留下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在目前几乎是无限辽阔。因为出发前我们了解到，朱国池从步入社会那天起，就同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前后过手的车不计其数。即使今年早些时候还同人打了一场有关车的官司。如果他没有杀人抢

车，他会马上作出反应，迫不及待地问铁榜所指的是哪一辆车。

然而，一向精于算计的朱国池轻易地走进了我们随手而置的一个误区。他递烟的姿势僵住了，像被点了死穴一般，除了眼珠在我们三人脸上飘来飘去外，浑身所有的关节和神经仿佛全部失去了功能。

足足有 40 秒。

可悲的是他僵硬过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未走出这个误区。

宋海军很有内容地笑了，胸有成竹地说：“你的车我们帮你找回来啦，我给你说，就停在村口，你是不是去认领一下？”

朱国池双手开始颤抖，进而殃及全身：“是我的吗？”

“仔细看看也许还能认得出来，我给你说。去看看吧。”

我们的言语和目光中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

朱国池万分依恋地望了一眼一直呆在炕前的霞姑娘，嘴角动了动终没说话，扭头随我们出去了。

“嗨——”霞姑娘似乎预感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一声“嗨”刚出口，眼泪便吧嗒吧嗒地掉落在花棉袄的胸襟上。

朱国池驻脚，回头，嘴角动了动，依然没有说话，再次转身随我们走出地坑院，穿过寺院村，走上那条来时的小路。

铁榜在前，我和宋海军在后夹着朱国池再一次踏上这条让人记忆深刻的小路，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那种令人悚然又说不清的东西已然演变成巨大的无形阴影，沉重地向我们压过来。

“不知道天这么冷，我回去穿件大衣吧？”朱国池抱住肩膀，央求道。

铁榜说：“不值过了，看一眼认一下就回来了，来回没有几分钟的工夫。”

当时我们三人谁也没有料到，这是朱国池与家人的最后告别。此后当我们每每谈到这一情节时，都觉得自己人道主义精神尚有欠